

□ 12
1326
20



衛靈公

1326
20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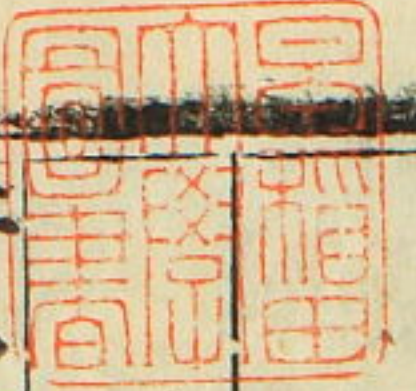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楛伍之列俎豆豐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扶又有志於戰。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生。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陳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為國。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最。而所以



啓告之者亦已詳矣。然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毋遂。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政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當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為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之所以答之者。則以己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曰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而俎豆之事。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與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子以甲兵。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答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

若計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

之問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

丁路溫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

矣見賢

何氏曰濫濫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

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或問固窮有二義

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

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未如小人窮則濫耳以

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南軒張氏曰子路

之濫以為末子之德之當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

受命乎夫子答之意以為命之不齊君道小人皆其也
○愚謂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聲困而亨易困卦云困而不亨

失其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慶源輔氏曰

所顧慮義之勇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胡氏曰當行而行惟理是視者無所顧慮不計其後也

困而亨身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悔者固窮之語可見也學者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為利害所奪

窮達所移矣○雙峯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

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禮有大夫於俎

豆者夫子且自謙讓說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為問故夫子以禮器為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其窮似下君子一等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

之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雲峯註於

會子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所得以知言也

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從會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所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反形句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聖子曰

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

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貫之貫之耳○會子領會夫子一貫之首尾也愚意是從

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於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

知識而一入道故夫子終日一以貫之蓋言吾之
識不過一理耳假子貢多是曉得子便不更沒收殺會
子尋常自誠履入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
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吾平日之所行
者皆一理耳惟會子領會於片言之下故曰彼以吾道
矣以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
但云予一以貫之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也○謝氏曰
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字宜其以為多學
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
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
雕之也朱子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
是一箇大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
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
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

此章末舉中庸引詩語只是贊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
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說過也不濟
事多學而識也不可謂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
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
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陳氏曰此以
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即
前意耳尹氏曰孔子之於會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
此會子復反又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
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會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
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新安陳
莫我知也夫及類而他人不與焉則頗會以下諸子所
子欲無言之類而他人不與焉則頗會以下諸子所
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聖人生知
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
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

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其理之當然而未意其特
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意其特
萬理之為一。而靡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
知所謂眾理者。本一也。是以貫通之。則天下事物
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問語。予貢一貫之理
謂之五常。百行。人倫。而無不通矣。○問語。予貢一貫之理
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體。即其用。而驗之。是其本行
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知其固不待
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
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
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
無二矣。予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可知
而問之。發其疑。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為妙耳。夫予當其可
子於會子之外。獨以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
見矣。曰。此說亦善。○慶源輔氏曰。子貢以通達之資。聞
一知二。則其所學固多。而能識矣。然務博者多。徇外如
其方人。屢中之事。可見夫子每有以知之。無非使之反求
先

設為疑辭。以發之。俟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或問
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
告子貢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
只緣子貢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
領會不去。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
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
轍。○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
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
有向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雲峯胡
氏曰。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
以天字釋一字。此章引謝氏曰。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
而雕之也。亦以天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
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一貫。說來。是以
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由博學而達。說來。是以
知言。况會子之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
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去當不同也。○新安陳
氏曰。類會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
更觀其間。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
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去聲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由呼去聲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

已有之未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

一時之言此章蓋為去聲慍見發也南軒張氏曰知德者

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未至

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已

○覺軒蔡氏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

義理有得於己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

以釋其慍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

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

之素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雙峯饒氏曰夫子不

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不

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

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不知之也深既知得這

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棄之孟子曰飽乎仁

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

已矣夫與平聲

已矣夫與平聲徒重所以纒絕糧便慍見○雲峯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

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

知也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夫與平聲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

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

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

所見如此而已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

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朱子曰

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

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

足見當時之無事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分兩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聖人之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之後，又得人以任其職，故尤不王乎相似。○新安陳氏曰：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曰：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

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周禮：夏官職，氏四夷。八蠻，七閩，九

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二千五百家為州。朱南，方曰蠻。西方曰戎。比方曰貉。狄，二千五百家為州。朱曰：篤，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以是而行，何往不可。○雙峯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心下如此，是前截事，信實後一截虛，使不可。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女往參焉之參。記曲禮：立毋往參焉。離麗也。謂兩人相附麗而並立。或並立。我女往參之為三焉。言與我相參也。衡

而並立。或並立。我女往參之為三焉。言與我相參也。衡

軛厄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不忘。隨其施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去。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朱子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在那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存以形於心目之間。耳。問參前倚衡。何物參倚。坐立。何物可見。潛室陳氏曰。參前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事。便定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與在之。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鄭氏舜舉曰。子張務外者也。故問干祿。問行。皆以言行。信之。忠信篤敬。視寡尤。寡悔。淺深不侔。字張之學進矣。○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有見於心。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雙峯饒氏曰。書紳見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程子凡學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

要鞭辟近裏著。直略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致知之鞭辟。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則見其倚於衡。此力行之鞭辟。即此是學質美者明與則見其倚於衡。近裏著已者也。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世里便渾聲上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菴欲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朱子曰。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鞭。近裏。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已。○天地同體。是義理之精。莫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是一體。其精綠。

查滓未去所以有間。若無查滓便是天地同體。如會子克已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如會子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去。教盡即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問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程子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該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為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胡氏曰。明得盡。查滓化却。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而私意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主心。力外交。致其力。常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為學者言。不主於釋經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音。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

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新安陳氏曰。舉此故夫子

稱其直。事見反。形。旬。家語。家語因誓篇。衛遼伯玉賢而棄

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我死汝

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

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

於。客位。進。遂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古轉。收也。懷。

藏也。如於孫林父。肅。殖。殖。常職。故弒之。謀不對而出。亦

其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成。孫文子。甯惠子。食

監。服而朝。不召。而射鵪於園。子從也。不

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二子，孫文如也。伯玉曰：君之暴虐，予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好之，庸知愈乎。遂行。從之。近關，出。公使子蟠子伯皮與孫寧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孫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衛侯，則也。言子叔剽無諱，故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言孫氏也。甲午，衛侯行，復歸于衛。○新安陳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朱子曰：直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玉之君子。○南軒張氏曰：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

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新安陳氏曰：史魚之直，不以有道無道而變治世。雖可行，亂世欲卷而不可得矣。伯玉自道則仕，無道卷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以為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蓋謂此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

而德全矣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也害仁所以其
成仁者但遂其良心之所得是已○仁只是吾心之全
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是已○仁只是吾心之全
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去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如
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去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如
者須是於日用之際無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
安然後臨死用之際無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
此處都放過到臨之際無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
當死而放過到臨之際無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
士仁者有志之士去○鄭氏舜舉曰志士仁人則明死之理也
唯曰不懼或未免於死去○鄭氏舜舉曰志士仁人則明死之理也
峯饒氏曰仁人與仁者自然無求矣去○鄭氏舜舉曰志士仁人則明死之理也
但有志於為仁者去○鄭氏舜舉曰志士仁人則明死之理也
志士亦能勉而為之去○鄭氏舜舉曰志士仁人則明死之理也
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不及仁人之安行然
不以生死動心而去○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
虧此仁則一也

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墮反命者若
不實見得惡音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
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或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
一身何足惜也程子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
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如
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
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
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
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傍人看他說的話非是其人
殺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
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仁而已○或問此章曰
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
而害於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心之全
謂殺身成仁而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

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
言是也蓋仁人以義決者蓋子謂故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
也蓋仁人所以不為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
貴之宜○南軒張氏曰以仁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
以異於人哉然以善仁則不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
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
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曾子所以得
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
間然則是則同也○慶源輔氏曰志士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
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與理一理當死而以生
則非於天理忍於吾心而傷善於吾心之順適而無傷善
謂仁也理當死而死則吾之心順適而無傷善之順適而無傷善
全而無闕矣○潛室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
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
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耶○程子曰程子是
因夫子之言更推出身更管甚名譽耶○程子曰程子是
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是
若不曾真實見得定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此
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以曉人也○新安陳氏曰志
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亦能有實見得是與非方

能殺身成仁以成就箇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箇非
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耳仁
即心之全德言義以心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
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
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
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
也理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
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家語曰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曰
商也子曰商已者處賜也子曰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

如人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今丹之所藏者
 赤漆之於魚者黑臭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朱子
 勉勵大夫必更事其賢者士必更友其仁者復禮而未
 復禮之方問事與相勸勉乃為有益○事賢友仁也是箇
 指仁上說○欲為仁而先親仁○慶源輔氏曰事
 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
 者則有所切磋而有所勸勉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
 ○新安陳氏曰嚴憚指事大○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
 夫之賢切磋指友士之仁○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
 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莊氏曰此專挑
 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
 發明其意也○新安陳氏曰資助也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曰朱子

子曰行夏之時

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
 克已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
 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
 子為天正也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
 會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以會統運
 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
 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
 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初開些子後便有一塊
 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容軟後漸堅實
 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瀟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
 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
 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天

子丑寅皆天人之始故從代建
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代建
然時以作事

出左傳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

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謂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名今存戴德註書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今之善而於此

又以告顏子也朱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為建

之功也歷又轉寅而三陽始於地中而未見其生物

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此為生物之始故成之端

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在伐有天下於

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五行之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

歲之義不明而九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待其言乎此則改

子所以考論三五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謂行夏

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

而悉備也諸家之歷文而皆差惟夏初皆建寅之月何

無差故曰行夏時也問集註牛柄初皆建寅之月何

獨取初昏為定護峯鏡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

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

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每月有政令觀真小正可見

中○行字兼今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真小正可見

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星鳥以殷仲春

註說時之正與其今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

新天下之觀○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

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取擅改王制但

如此書而於劉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

是天時當對此

是天子微意

乘殷之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
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後而
易聲敗不若商輅之朴素輝上駟已辨為質而

得其中也或謂馬輅為過物何也輅者身之重
致遠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
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矣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
路大也君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為號門曰路寢曰路
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為號門曰路寢曰路
記明堂位輅車有虞氏之輅也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
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曰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
桑根車周禮春官中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
革輅木輅漆之而巳○雲峯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質而漆
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數前後有旒音黃
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何晏曰世本

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
下朱取天地之色阮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
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
之衣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
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衣冕九旒九旒九旒二旒七旒七旒
男五旒五玉三旒三旒三旒二旒二旒二旒二旒二旒二旒
以冠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之吉服祭先公則服大
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
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大裘羔裘也玄冕卷
龍衣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
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
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畫以爲綺則衣之衣五章裳四章
凡九章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七
章也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
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玄者衣
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主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
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也費而不及會天子取之蓋亦

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或問焉。冕之不加。首則體最而得約。詳其制。則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雲峯胡氏曰。周尚冕。則得有過於文者。周之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禮樂却不及治國。孔子止告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曰。回是而告之。○顏子資稟極聰明。凡足發得來。都易為一。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發得來。都易為一。孔子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想是所謂夏時。商鞅周冕。而舞當博我以四代之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鞅周冕。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是顏子有這本領。樂容而言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也。以卑諂。蓋辨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

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

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

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

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朱子曰。發此為之兆。兆。猶

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

而推行之耳。○雲峯胡氏曰。顏淵告之。二字。以三代正

不。如斟酌之。不如夏之時。得其正。輕至周。而過侈。斟酌之

始。備之。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天子始舉此。四皆以

對酌之。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天子始舉此。四皆以

謹當
作慎

其辭皆當如此張子曰禮樂治下謂之法也放鄭聲遠
其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聲相
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
聲使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皆為淫奔之音
獨欲放鄭何也朱子曰衛詩二十九淫奔之詩纒四之
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
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語衛猶多機刺懲罰之意鄭聲
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張氏好言曰
禍國家乘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禁強暴中才之主
猶畏而遠之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媚惑使人喜愛
親暱聰明之君猶為所惑有覆亡而不知悔者夫子舉
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為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使人
為萬世保此法也○慶源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
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治道係

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辨給能變亂是非以移
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屏絕之○雙峯饒氏曰法
外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
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
睢麟趾之法度即此意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
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
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此程子曰損益之成法也鄭
聲使人淫溺佞人一使人危殆故遠之於法也○鄭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遠之於法也○
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
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法孔子於他處亦
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雖不可
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又曰鄭聲佞
人最為治之害放遠亦繼人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
告顏子以四代禮樂而繼人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
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
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

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政
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
如此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曰大法意亦只是
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爲此答顏淵惟顏子可以
與難防也故重言鄭聲遠佞人爲邦之大法也以其易溺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戒是乃聖人之致戒也斯者
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興行而無戢矣○放
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蓋
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蓋
爲學者言止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爲時君言當論濟時
務之急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

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程子曰

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
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以見其憂
之在也○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遠近以時言恐亦可
通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爲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
憂矣○雙峯饒氏曰蘇氏只說得地之遠近久說時之
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意
方足○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
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南軒張氏曰世之誠於
也○慶源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好德如好色者已見自
勉也○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自
罕篇此加上三字
而警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聲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

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

之並立於朝潛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

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

故孔子以為不仁張氏存中曰見公治長篇又以為竊

位慶源輔氏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德者之所

蔽賢惟能恃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或謂竊人之

便證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

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勿軒
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則稱其臧文仲知
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
也○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
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而不復
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
雷同而賢之大
公至正之心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

之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

人逐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新

而後為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論語集注卷之六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對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處。他何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

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

有患害也。朱子曰：下二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第二句為亂道言。不及

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難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難，過難矣。行小計，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則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此則雖兩事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曰。

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

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

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

事，以義為本。其間節文次第，須要審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讓，以出之時，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人，然讓之之時，則亦不可。且如人便是不不能讓，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始終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又義則是含

耳吉父問
行与出何
別曰行是
當恁地行
出是做處
問行与出
如何分曰
行是大綱
行時出則
自此出去
也人固有
行之合礼
而出之不
遜者

以爲有能助才足以爲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而丘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聲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

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

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雙峯

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却

推點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夫不見無於人

沒後有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

以分也○揚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

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

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

不相蒙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或問揚氏之說似

而有益於學者○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

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衷

該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如此玩心則

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

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

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胡氏曰

立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之意揚氏於此又合三章爲一意文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君而不黨

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君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衆曰
羣然無阿比反毗至之意故不黨持不與君子以矜莊自
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朱子曰矜是自把
抵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南軒張氏曰
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
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
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
○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
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眾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
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立只在息之間夫
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處衆之際戒謹恐
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新安陳氏曰矜也
忿戾則矜而爭矣可以羣羣而不流於黨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
然而難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者也○人廢

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
言公心無蔽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
遽舉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
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行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
因宰子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
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
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
新安陳氏曰恕者求仁之方語曰能近取譬可推而極
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推而極
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問言
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
恕時忠在裏面子問終身行之其恕乎黎矩之道是

也。或問毀譽之說。曰：毀者，未著而遽詆之。譽者，善未著而亟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無物不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不有。有過其責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不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不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則是聖人之全無黑耳。曰：若乃善善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而無惡，則聖人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倚，而倚而以忽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胡氏曰：毀云云，其真若叔孫武叔之毀仲尼是也。譽云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聞過情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在不時不枉。毀雖稱譽亦不在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

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

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朱子曰：所以字本故我

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此句微上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哉。其所以

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

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朱子曰：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

一句話便是。地闊便是。從頭說下來。此民乃是三代

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所不得迂曲而枉

其是非之實。○南軒張氏曰：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

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其善。因其有是實而

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

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

所不在也。

循其理而居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雙峯饒氏曰
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
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
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
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
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直道之民而
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
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
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
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
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也三代之
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齊也私於其間
也然有先衰之善而無豫誠之惡善善惡惡無私
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
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扶音

揚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

通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轡而言見有此

事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備軒張氏曰雖有
馬不能乘則借人乘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
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
勉齋黃氏曰今亡矣夫歎古人謙厚之德不復見也○
葉氏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固言古制書
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
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略去有
馬者借人乘之語其傳必有自矣○齊氏曰三代無
乘馬者所謂乘之如詩言乘乘馬與朋友共之意○雲
峯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疑是馬借人猶
挾已所有以自私○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
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疑以傳疑物與人○
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實不相並故又載胡氏

說于後亦
關疑之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聲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

之仁匹夫之勇皆是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

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

能忍其忿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

之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大謀蓋大

謀雖斷而輕決則又失之○雲峯胡氏曰大謀彼自

亂彼之事而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術是

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失其所守

為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

惡為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為強梁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好惡並

揚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

私矣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

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感而君子之所察

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

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爾

○雙峯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齊人皆以

仲子為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其衆好必察處匡章

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獨不以此其衆好必察處匡章

察處又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

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為非矣所以惟

仁者能好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無

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為衆人之衡鑑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反苦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之所寓道外無人道

為人之所以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入其道道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

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問性不知檢其心潛室陳氏曰性猶道心猶六○雙峯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又曰四端甚微廣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克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便推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泯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

也○子曰晝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為去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珠子曰思是硬要去學是依這一本子小義隨事順或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會恁地來聖人說發忿忘食○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也孔子然契辛苦則無益耳○雲峯胡氏曰善說命惟學遜志以思而不學言學所從始非特取早遜之義不凌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饑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

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去憂貧之故而欲為是

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

外至者為憂樂音哉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

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

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

爾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

耕固不求饑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

見道不見祿○凡言在其中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心在焉

者矣○問耕也饑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兩句似相反

潛室陳氏曰耕本謀食却有時而饑學非謀食却可以

得祿○雙峯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

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也且以此等

位也是難事學者縱未能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

之曾中久久自別○雲峯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只為

貧富關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不謀食○新安陳氏曰

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饑在其中一句

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

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耕本不求

饑而聽祿之自至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

而聽祿之自至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焉

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深然後

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

內之重而外之輕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如此理而私欲間去則無以有之於身

矣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知及之仁不

則新安陳氏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勇而不知之明

必失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

治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問之則所知者

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

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去之

下句放聲此張子曰所謂知及之非難行之惟難守者其難

而猶有不莊之戒集註謂有氣習之固不難守而難

守蓋雖是有仁能持守然當臨泄之時必不能守此

小懈即妄念便生須是逐時照管令其心不放才有心

是令盡善已造醇美猶恐節目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與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

文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歸在民

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鬼田滿符就其中教之少喪

也○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泄之不

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

道也朱子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

問之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

小節而忽之也朱子曰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

正所謂放情而肆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

新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不此心純粹不走失而於

物治民時少此莊嚴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

盡善處父問此是根本末夫兼備否固是但須先
有知及守本不立禮又為政之點檢處○或問知及守
不善若根本不立禮又為政之點檢處○或問知及守
為學之事也莊子禮動為政之點檢處○或問知及守
反乎為政也莊子禮動為政之點檢處○或問知及守
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亦非莊子禮動為政之點
亦無所以為政也莊子禮動為政之點檢處○或問知
及之所以為政也莊子禮動為政之點檢處○或問知
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末已立雖臨民不以華動
以禮亦其德也○南軒張氏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以
善而全其德也○南軒張氏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以
未動之則以禮動之則在己者實矣○南軒張氏曰
雖動言為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已亦一得
○雙峯饒氏曰此章六箇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而
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惟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
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
莊涖而猶曰動之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

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
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
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於細事。而
未必無一長可取。朱子曰。一事之能。不盡於君子。
一才之長。亦可器使。但不可任大事耳。○吳氏曰。方
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之天下。若素有不
敗。○南軒張氏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之。
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
當大。○雙峯饒氏曰。君子於小事。正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

有長處所以不可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一節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雲峯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之不足以為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才之不足以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大小故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

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未問夫子言吾

死者也後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皆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也又為善之謂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爾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過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不可以有礙也蓋仁者己所有而自

遜當作讓下同

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八等事讓與別人。候者其事則顯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若不知仁而憚於為章皆勉人為仁之辭。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仁於有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為之在已。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為仁在我。雖師不服。遜此便是仁。○愛源輔氏曰。遜者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為仁者固不可不遜。如善名是也。至於為仁在已。則非固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雲峯胡氏曰。當子當仁。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仁為已。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真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商軫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雙峯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守。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固守。諒則固守。萬變而不失。真正者貞也。諒則固守。固守。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雙峯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以敬吾之事。

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有君者主

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柰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也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縱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糅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勉齋黃氏曰敬事○備其職有稟稱事君之道也○慶源輔氏曰有言責者盡其忠是皆天理之當然而在人者所當為者也豈可有一毫僥求也幸之意於其先哉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如字反也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論其

類之惡矣

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

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豈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友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血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子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南軒張氏曰趨君子不與小人為

謀乎○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不能為

端如陰陽水火之相反此不

也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勉齋黃氏曰此為學者喜於工言辭者設然其

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胡氏曰富者欲其瞻也麗者欲其華也

○新安陳氏曰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

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其在斯其在斯

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

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鍾笙

且今天下無廢視而聽專冕名再言其在斯歷舉在坐聲之

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

反察如

此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比諸弟子為多○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閑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

非教也學者喜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

周禮春官太師下吹

人瞽矇三百人○此音示瞭音了明日也三百人少師上士四

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

聲已為去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人之心有志於聲者

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

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

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則有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之道。是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所謂胡氏曰。瞽必有相。荀子所謂猶瞽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厚齋馮氏曰。使瞽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新安陳氏曰。瞽者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道。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誠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